

## 從「近代詞人」到「人文世界」： 錢謙益〈論近代詞人〉組詩考論

嚴志雄\*

### 一、前言

明崇禎十三年(1640)七、八月間，錢謙益(牧齋，1582–1664)有〈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之作。<sup>1</sup>此十六絕，體式屬傳統論詩絕句，<sup>2</sup>而興到筆到，近乎藝苑卮言。雖然，牧齋於此組詩中，對明中葉以降之重要詩家一一點評，每首雖寥寥數語，卻頗堪玩索，大可視作其「近代文學批評」(modern criticism)之一特殊文獻。

通讀此十六絕，可知牧齋於諸詩中反覆致意者，在明中葉弘治(1487–1505)、正德(1506–1521)朝以降，以迄於晚明崇禎(1628–1644)朝百餘年間文壇潮流及詩派之消長變化，其中涉及茶陵派、復古派、公安派、竟陵派的代興與爭鳴。詩中所抒發對此等詩派人物的褒貶、美刺歷歷可辨，對吳中文學傳統的袒護、頌揚也呼之欲出。凡此種種，都涉及文學批評研究者素所關注的重要課題，不容忽視。牧齋雖以

---

本文初稿承蒙匿名審查人及學報編輯朱國藩先生惠賜寶貴的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 嚴志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

<sup>1</sup> 牧齋此題詩收入《牧齋初學集》中之「移居詩集」，是集「起庚辰三月，盡十月」。本題詩前二題為〈次韻茅四孝若七夕納姬二首〉，後一題為〈中秋大雨〉，知本題當作於庚辰七、八月間也。本文引用錢謙益詩文，據錢謙益(著)、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全集》內所收《牧齋初學集》下文簡稱《初學集》；《牧齋有學集》簡稱《有學集》；《牧齋雜著》簡稱《雜著》。

<sup>2</sup> 論詩絕句是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甚富特色的一種形式，唐杜甫〈戲為六絕句〉首發其端，後代多有仿作者，近人郭紹虞等輯有《萬首論詩絕句》，收錄唐至清末名家之作萬餘，盛況可知。金元之際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明清之際牧齋本組詩、王士禛〈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二首〉可謂名篇。

篇幅短小的絕句抒發意見及感想，但其實每一首都觸及其念茲在茲的問題與人物，可以聯繫至其眾多的其他論說。<sup>3</sup>

本文之作，目的有二。下文先逐一為牧齋詩勾勒、梳理相關文獻，補充背景，復不揣淺陋，試作箋解，冀為讀者吟味牧齋詩之一助。之後，嘗試循此組詩所呈顯的若干特殊現象，進一步探究在牧齋心目中，所謂「大雅」、「風流」之「詞人」究為何等人物，並以之反思近世以降「文學研究」範式的缺陷。

## 二、牧齋〈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箋解

牧齋詩其一云：

姚叟論文更不疑，孟陽詩律是吾師。溪南詩老今程老，莫怪低頭元裕之。（元裕之謂辛敬之論詩如法吏斷獄，如老僧得正法眼。吾於孟陽亦云。）<sup>4</sup>

姚叟者，明末人姚士燾（叔祥，1559-?）是也。牧齋《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姚叟士燾〉云：

士燾，字叔祥，海鹽人。與里人胡震亨孝轅同學，以奧博相尚，蒐討秦漢以來遺文祕簡，撰《祕冊彙函》若干卷，跋尾各為考據，具有原委。馮開之為南祭酒，較刻南北諸史，多出叔祥之手。孝轅舉鄉書，官州守，而叔祥以書生窮老。晚歲數過余，年將九十矣。劇談至分夜，不寐。兵興後，窮餓以死。叔祥有詩集四卷，孝轅論之，以為其于唐詩，能以變為復，不隨人脚跟生活。而其自敘則曰：「念樂寫境，才不副音，口憤趁聲，句必杜撰。」蓋亦有意振奇，不屑為時調者也。<sup>5</sup>

姚叔祥生於嘉靖三十八年，年長於牧齋二十餘歲，以書生窮老，而好著述，喜吟詠，時人頗重之。<sup>6</sup>姚叟過訪，談詩論藝，月旦人物，牧齋接談之餘，趁興揮筆，乃

<sup>3</sup> 牧齋此一組詩，學者於相關研究中頗有隨機引用者，但全面探論的不多概見。林欣怡撰有〈錢謙益論詩絕句證析〉（臺中：國立中興大學碩士論文，2011年），搜羅、鋪陳材料頗富，有一定參考價值。期刊論文僅見裴世俊：〈關於錢謙益論詩絕句「輯注」的幾個問題——與吳世常先生商榷〉，《廈門教育學院學報》2005年第3期，頁22-25。吳世常（輯注）：《論詩絕句二十種輯注》（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對牧齋本組詩有注釋，見頁113-41。本文論述之旨趣、詳略與上述書、文有所不同。

<sup>4</sup> 本首及下各首，並錢曾注，俱見《初學集》，卷十七，頁601-8。下文徵引本組詩，不一一出注。

<sup>5</sup>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656-57。本書下簡稱《小傳》。

<sup>6</sup> 宋遺民鄭思肖所撰之《心史》於明末「出井」（此書別名《井中心史》），得以刊行於世，風行一時。然而，清初學者如全祖望、徐乾學等頗疑此書實為姚叔祥所偽造而託名鄭思肖

有此題詩之作。此十六絕，涉及人物甚夥，共廿餘家，頗可想像牧齋與姚叟於拂水山莊明發堂劇談近代詞人時之興高采烈。

詩次句至末（及詩中小注），則詠程嘉燧（孟陽，1565–1644）。錢程二人情誼深厚，親同手足，當時後世傳為美談。<sup>7</sup> 牧齋此首，標舉孟陽為己導師，並誇其詩學精湛。牧齋至暮年，於〈和遵王述懷感德四十韻兼示夕公勅先〉猶言：「北地〔李夢陽〕紆前轍，弇山〔王世貞〕定晚年。問津資玉茗〔湯顯祖〕，入室仰松圓〔程孟陽〕。」<sup>8</sup> 可見其以湯顯祖（詳下詩其三）與孟陽為己脫離七子復古派軌轍之導師，終身佩仰。《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松圓詩老程嘉燧〉云：

其詩以唐人為宗，熟精李、杜二家，深悟剽賊比擬之繆。七言今體約而之隨州，七言古詩放而之眉山，此其大略也。晚年學益進，識益高，盡覽中州、遺山〔元好問〕、道園〔虞集〕及國朝青丘〔高啟〕、海叟〔袁凱〕、西涯〔李東陽〕之詩，老眼無花，炤見古人心髓。于汗青漫漶丹粉凋殘之後，為之抉擿其所繇來，發明其所以合轍古人，而迴別于近代之俗學者，於是乎王〔世貞〕、李〔攀龍〕之雲霧盡掃，後生之心眼一開，其功于斯道甚大，而世或未之知也。<sup>9</sup>

牧齋盛推孟陽，論者以為過譽。<sup>10</sup> 或然，但此中所述孟陽學詩之途轍，猶如牧齋自己寫照，而孟陽於詩文之主張，亦正牧齋排擊復古派俗學之著力處。牧齋寫孟陽，不啻自況。

〔上接頁62〕

者。全祖望〈心史題詞〉云：「亡友長興王敬所嘗為予言：『《心史》必是偽作。』予是其言，而無徵也。已讀閩百詩集，其中引萬季野語，以為海鹽姚叔祥所依託，則敬所已下世，嘆其不得聞此佳證也。嘗以語錢唐厲樊榭，則謂叔祥豈能為此詩文？予謂閩、萬二丈皆不妄語者，必有所據。」見全祖望：《鮚埼亭集外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303冊據清嘉慶十六年（1811）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卷三四，頁七下（總頁364）。今學者普遍認為《心史》並非杜撰之書。無論有無偽造之事，學者懷疑是書為姚叔祥所偽造，正好從側面反映出姚為一博學通識之士，著述能力出眾。關於偽書與否的討論，可詳陳福康：《井中奇書考》（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

<sup>7</sup> 可參拙著：《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12年），頁320–23。

<sup>8</sup> 《有學集》，卷十三，頁631。此處所引第二聯錢仲聯本作「襟期同鄭老，師匠並臨川」。錢氏校記云：「〔本聯〕各本作『問津資玉茗，入室仰松圓』。按：『圓』韻與下『書月夜光圓』韻複，當從金匱本。」（頁632，校記3）說可參。

<sup>9</sup> 《小傳》，頁577–78。

<sup>10</sup> 如朱彝尊云：「孟陽格調卑卑，才庸氣弱，近體多於古風，七律多於五律，如此伎倆，令三家邨夫子，誦百翻兔園冊，即優為之，奚必讀書破萬卷乎？蒙叟〔牧齋晚號〕深懲何〔景明〕、李〔夢陽〕，王、李流派，乃於明三百年中，特尊之為詩老。」見朱彝尊（著）、姚祖恩（編）、黃君坦（校點）：《靜志居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卷十八，頁544–45。

詩其二云：

一代詞章孰建鑣，近從萬曆數今朝。挽回大雅還誰事，嗤點前賢豈我曹。

牧齋此首明言，其諸絕所評議者，乃萬曆以降（準確而言，應為明中葉弘治、正德以降）而迄於今之近世詩人，都屬開風氣之先者（「建鑣」），關係到「一代詞章」。牧齋謂以斯文為己任，秉「大雅」之旨，品藻優劣，大有檢討詞壇發展、點撥詩學正軌之氣概在。<sup>11</sup>

詩其三云：

崢嶸湯義出臨川，小賦新詞許並傳。何事後生饒筆舌，偏將詩律議前賢？

此首讚揚「前賢」湯顯祖（義仍，1550–1616），認為其文辭、詞曲之作可傳世無疑。《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湯遂昌顯祖〉嘗云：「自王、李之興，百有餘歲，義仍當霧縠充塞之時，穿穴其間，力為解駁。歸太僕之後，一人而已。」<sup>12</sup>可見除了湯氏「小賦新詞」的藝術成就外，其能於海內翕然景從七子復古派之際，「穿穴其間，力為解駁」，亦牧齋推獎湯氏，譽為文壇崢嶸人物之深意。<sup>13</sup>

本詩下半，謂「後生」以「詩律議前賢」，則未必專言「詩律」，或泛指萬曆間呂天成（1580–1618）、王驥德（？–1623）所引發之「湯沈文律之爭」。<sup>14</sup>其時吳江沈璟（伯英，1553–1610）等強調音韻、格律，守法甚嚴，臨川湯顯祖則縱筆自如，意之所至，突破音律羈絆，嘗謂「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王驥德《曲律》載：

臨川之於吳江，故自冰炭。吳江守法，斤斤三尺，不欲令一字乖律，而毫鋒殊拙。臨川尚趣，直是橫行，組織之工，幾與天孫爭巧，而屈曲聱牙，多令歌者齟舌。吳江嘗謂：「寧協律而不工，讀之不成句，而謳之始協，是為中之巧。」曾為臨川改易《還魂》字句之不協者，呂吏部玉繩（鬱藍生尊人）以致

<sup>11</sup> 牧齋〈答徐巨源書〉云：「今誠欲回挽風氣，甄別流品，孤撐獨樹，立千秋不朽之業，則惟有反經而已矣。……吾之為詩，果能緣情綺靡、軒翥風雅、不沿浮聲、不墮鬼窟否？」（《有學集》，卷三八，頁1314）牧齋〈和徐于悼響閣前小松之作〉其二有句云：「回挽滄江更誰是？直須雲壑臥千年。」（《初學集》，卷四，頁144）此上句似本詩第三句。

<sup>12</sup> 《小傳》，頁563–64。

<sup>13</sup> 牧齋此意更詳盡的發揮，見其《初學集》，卷三一〈湯義仍先生文集序〉，頁905–6。

<sup>14</sup> 諸家非議湯氏《牡丹亭》者，有謂其句字平仄四聲不合聲調律，或謂其韻協不嚴謹，有違協韻律，此固與所謂「詩律」原理有一定共通之處。詳曾永義：〈論說「拗折天下人嗓子」〉，載《曾永義學術論文自選集：乙編·學術進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84–209。

臨川，臨川不憚，復書吏部曰：「彼惡知曲意哉！余意所至，不妨拗折天下人嗓子。」其志趣不同如此。鬱藍生謂臨川近狂而吳江近狷，信然哉！<sup>15</sup>

總之，臨川肆意文辭，吳江嚴守曲律，而吳江後學，遂有以格律非議湯氏作品者。

湯顯祖之為「前賢」，對牧齋尚有個人的特殊意義。牧齋曾回憶，一生文學宗尚曾四度「省改」，其中一次，即得力於湯氏教其學古文之進路。牧齋云：「〔丙〕午〔萬曆三十四年，1606〕、〔丁〕未〔萬曆三十五年，1607〕間，客從臨川來，湯若士寄聲相勉曰：『本朝文，自空同已降，皆文之輿臺也。古文自有真，且從宋金華著眼。』自是而指歸大定。」<sup>16</sup>明乎此，便不難瞭解牧齋為何對「饒筆舌」譏議湯氏的「後生」大動肝火。

詩其四云：

高楊文沈久沉埋，溢縹盈緗糞土堆。今體尚餘王百穀，百年香豔未成灰。

「高楊文沈」者，高啟（1336–1374）、楊基（1326–1380?）、文徵明（1470–1559）、沈周（1427–1509）是也，皆吳中先輩詩人，人稱「吳中四才子」。王穉登（百穀、伯穀，1535–1612）亦吳中人，乃「高楊文沈」之鄉後輩。《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王較書穉登〉云：「吳門自文待詔〔徵明〕歿後，風雅之道，未有所歸，伯穀振華啟秀，嘯枯吹生，擅詞翰之席者三十餘年。」<sup>17</sup>許百穀為吳中享譽三十餘年之大家，褒美甚至。

錢曾（遵王，1629–1701）注本詩云：

高啟，字季迪，長洲人。隱居松江之青丘，自號青丘子，與楊基孟載、張羽來儀、徐賁幼文為詩友，人稱吳中四傑。李西涯曰：國初詩人，推高、楊、張、徐，高才力聲調，過三人遠甚。百餘年來，亦未見卓然有過之者。沈周，字啟南，文徵明，初名璧，後以字行，更字徵仲，俱長洲人。吳中自北郭十子之後，風流文翰，聲塵迢然。至成、弘時，啟南、徵仲輩流，閑居樂志，區明風雅。與唐解元寅、祝京兆允明，以詩文相映發，間出其閑情逸致，點綴圖繪。百年以來，中吳人物之盛，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其外如史鑑明古、張靈夢晉、陸師道子傳、陳道復彭年、孔嘉并文氏二承〔壽承、休承〕，

<sup>15</sup> 王驥德（著），陳多、葉長海（注釋）：《曲律注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卷四〈雜論第三十九下〉，頁308–9。

<sup>16</sup> 《有學集》，卷四九〈讀宋玉叔文集題辭〉，頁1588。牧齋〈答山陰徐伯調書〉亦云：「臨川湯若士寄語相商曰：『本朝勿漫視宋景濂。』于是始覃精研思，刻意學唐、宋古文，因以及金、元元裕之、虞伯生諸家，少得知古學所從來，與為文之阡陌次第。」（《有學集》，卷三九，頁1347）

<sup>17</sup> 《小傳》，頁482。

風彩蘊藉，後先照耀。迨及王穉登百穀，咀華披秀，流傳香豔，復擅詞翰之席者三十餘年。蓋文、沈之遺韻，至百穀而如有所歸結焉。<sup>18</sup>

其彷彿乃師口吻，固是意料中事。更重要的是，錢曾於此補敘了吳中詩人自明初至晚明王百穀的譜錄。此舉猶如「以史證詩」，附會於牧齋「百年香豔未成灰」之說，其深意在凸顯吳中詩學傳承有自，薪火相傳，至王百穀猶能踵武前修，流傳香豔。錢曾注本組詩，數見以此種詮譯策略大舉張羅歸依於牧齋見解的「史實」。牧齋詩錢曾注，師徒可謂合作無間，吾人探究牧齋賦詩背後之寄意，必須兼顧錢曾的演義。<sup>19</sup>

詩其五云：

玄宰天然翰墨香，半庵（祥符王惟儉，字損仲。）博雅擅青箱。殘膏賸馥依然在，約略流風近子昂。

詩中之「玄宰」，即董其昌（1555–1635），華亭人，晚明書畫一代宗師。時人半庵王惟儉（損仲，萬曆二十三年〔1595〕進士）亦好古書畫器物，肆力經史百家，天啟間與董其昌並稱博物君子。<sup>20</sup>《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董尚書其昌〉云：「玄宰天姿高秀，書畫妙天下。」又云：「精賞鑒，通禪理，蕭閒吐納，終日無一俗語。米元章、趙子昂一流人也。弘光補諡，以風流文物，繼跡承旨，得諡文敏。」<sup>21</sup>同集〈王侍郎惟儉〉云：「損仲敏而好學，通籍六載，御批罷官。終神宗之世，二十年不起，以其間盡讀經史百家之書，修辭汲古，於斯世泊如也。好古書畫器物，不惜典衣舉息，家藏饕餮周鼎、夔龍夏彝，皆一時名寶。客至，焚香瀹茗，商略經史，賞翫古物，竟日獻酬，無一凡俗語。為人疏通軒豁，口多微詞，評騭藝文，排擊道學，機鋒側出，人不能堪。」<sup>22</sup>又，牧齋〈書王損仲詩文後〉云：「風流儒雅，竟日譚笑，無一俗語，可謂名士矣。」<sup>23</sup>牧齋本詩，向二位風流博雅之士致敬也。

<sup>18</sup> 《初學集》，卷十七，頁602。

<sup>19</sup> 牧齋下世前數年，錢曾開始箋注牧齋《初學》、《有學》諸集詩，箋注初稿成，曾呈正於牧齋，則今傳錢曾詩注，乃得牧齋首肯者。

<sup>20</sup> 可看《小傳》丁集下〈董尚書其昌〉，頁636–37；同集〈王侍郎惟儉〉，頁639–40。牧齋《初學集》有〈跋董玄宰與馮開之尺牘〉、〈跋董玄宰書少陵詩卷〉二文，俱見卷八五，頁1788–89；又有〈書王損仲詩文後〉，見卷八四，頁1768–69。《明史·王惟儉傳》云：「惟儉資敏嗜學。初被廢，肆力經史百家。苦《宋史》繁蕪，手刪定，自為一書。好書畫古玩。萬曆、天啟間，世所稱博物君子，惟儉與董其昌並，而嘉興李日華亞之。」見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二八八，頁7400。

<sup>21</sup> 《小傳》，頁636–37。裴世俊以初唐陳子昂注「子昂」，誤，此子昂乃元趙孟頫（子昂，1254–1322）。見裴世俊（選注）：《錢謙益詩選》（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74–75，注4。

<sup>22</sup> 《小傳》，頁639。

<sup>23</sup> 《初學集》，卷八四，頁1769。

本首有一特殊現象需要注意。牧齋謂本組絕句乃與姚叟「共論近代詞人」之作，惟董、王二人，卻非以詩文擅名當世者。此一情況及其意義，容俟下文再詳論。

詩其六云：

楚國三袁季絕塵，（公安袁中道。）白眉誰與仲良倫？（新野馬之駿。）過都歷塊皆神駿，秋駕何當與細論？

杜甫〈戲為六絕句〉其三詠初唐四傑，有云：「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sup>24</sup>「歷塊過都」，典出《漢書·王褒傳》：「過都越國，蹶如歷塊。」顏師古注：「如經歷一塊，言其速疾之甚。」<sup>25</sup>牧齋「過都歷塊皆神駿」句脫胎自杜詩，以詠美公安派袁中道（小修，1570–1623）及河南新野馬之駿（仲良，1587–1625）也。許是從馬之駿之里籍及姓名得到靈感，牧齋本首全取喻於神駿之縱橫馳騁，絕塵而奔。

牧齋《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袁儀制中道〉云：「小修又嘗告余：『杜之〈秋興〉，白之〈長恨歌〉，元之〈連昌宮詞〉，皆千古絕調，文章之元氣也。楚人何知，妄加評竄，吾與子當昌言擊排，點出手眼，無令後生墮彼雲霧。』蓋小修兄弟間，師承議論如此；而今之持論者，夷公安於竟陵，等而排之，不亦過乎。」<sup>26</sup>牧齋以中道兄宏道為掃蕩後七子領袖王世貞（弇州，1526–1590）、李攀龍（1514–1570）雲霧之功臣，<sup>27</sup>而以中道為擊排竟陵鍾惺（1574–1625）、譚元春（1586–1637）之戰友。中道更有率先發難之功，足堪表率。

至於馬之駿，實乃牧齋、鍾惺之「同年友」，同登萬曆三十八年庚戌（1610）進士金榜者。《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馬主事之駿〉云：「仲良兄弟，並有時名，而仲良尤為秀發，與鍾伯敬同時稱詩。仲良持論，欲極其才情之所之，恣其意匠之所經營，情景筆墨之所稱愜，遠救鋪陳叫囂之病，近離淒清寒苦之習，不屑寄伯敬籬下。伯敬以其非同調也，亦推而遠之。」<sup>28</sup>

<sup>24</sup> 杜甫（著）、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卷十一，頁899。

<sup>25</sup> 班固（撰）、顏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卷六四下，頁2823、2825。

<sup>26</sup> 《小傳》，頁569。

<sup>27</sup> 同上注，丁集中〈袁稽勛宏道〉云：「萬曆中年，王、李之學盛行，黃茅白葦，彌望皆是。文長、義仍，嶄然有異，沉痾滋蔓，未克芟蕪。中郎以通明之資，學禪于李龍湖，讀書論詩，橫說豎說，心眼明而膽力放，於是乃昌言擊排，大放厥辭。」又云：「論吳中之詩，謂先輩之詩，人自為家，不害其為可傳；而詆訶慶、曆以後，沿襲王、李一家之詩。中郎之論出，王、李之雲霧一掃，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瀹心靈，搜剔慧性，以蕩滌摹擬塗澤之病，其功偉矣。機鋒側出，矯枉過正，於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滅裂，風華掃地。竟陵代起，以淒清幽獨矯之，而海內之風氣復大變。」（頁567）

<sup>28</sup> 《小傳》，頁655。

讀上述二小傳，乃知牧齋本首將袁中道、馬之駿相提並論，除以二人均為詞壇雄駿君子外，尚在二人對待竟陵之態度：中道倡言排擊，而之駿乃不屑附麗於竟陵者。

詩其七云：

當筵縱筆曹能始，(學佺。)簾閣焚香尹子求。(伸。)蜀道閩山難接席，眼中二老並風流。

本年正月，牧齋有〈得曹能始見懷詩次韻却寄二首〉之作，詩其二末聯云：「歎息庭梅樹，天涯共一尊。」<sup>29</sup>閏正月，有〈寄西蜀尹子求使君二首〉，<sup>30</sup>詩其二云：

簾閣焚香道氣和，雷琴晉帖手摩挲。詩依歲月偕蒼老，才與功名未折磨。秋水每將河伯笑，春風自度雪兒歌。輕紅重碧猶能賦，惆悵難隨鳥翼過。<sup>31</sup>

讀之可見牧齋對曹學佺(能始，1574–1646)及尹伸(子求，萬曆二十六年〔1598〕進士，1644年卒)思念之情。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曹南宮學佺〉有云：

〔能始〕為詩以清麗為宗，程孟陽苦愛其〈送梅子庾〉「明月自佳色，秋鐘多遠聲」之句。其後，所至各有集，自謂以年而異，其佳境要不出於此。而入蜀以後，判年為一集者，才力漸放，應酬日煩，率易冗長，都無持擇，並其少年面目取次失之。少陵有言：「晚節漸于詩律細。」有旨哉其言之也！<sup>32</sup>

本詩中「當筵縱筆」云云，表閩籍詩人曹能始才氣橫溢，揮灑自如，而合小傳讀，牧齋於其應酬日煩而多率易冗長之作，也不無惋惜之微意。即便如此，牧齋末句謂「眼中二老並風流」，知其對能始終景仰不已。牧齋於其著述中屢及能始，且曾請能始為亡母作傳並序己《初學集》，敬重之意，無庸置疑。<sup>33</sup>王士禎(漁洋，1634–1711)《池北偶談》嘗云：

明萬曆中年以後，迄啟、禎間，無詩。惟侯官曹能始宗伯(學佺)詩，得六朝、初唐之格。一時名士如吳兆、徐桂、林古度輩皆附之，然海內宗之者尚

<sup>29</sup> 《初學集》，卷十六，頁560–61。牧齋《初學集》此卷為「丙舍詩集(下)」，「起十三年庚辰正月，盡二月」，可據知本詩及下引詩作期。

<sup>30</sup> 此題詩其一「黃楊節比餘生在」句後有小注云：「時值閏正月。」

<sup>31</sup> 《初學集》，卷十六，頁570–71。牧齋本題詩後之一題為〈尹西有棄官歸覲僑居成都賦長句寄訊西有嘗為余上萬言書於政地不見省納故有感慨之言西有子求之子也〉(同卷，頁571)。觀此，知子求之子西有曾嘗試幫助牧齋東山再起，則牧齋與尹氏父子之交誼又不僅止於文藝之事也。

<sup>32</sup> 《小傳》，頁607。

<sup>33</sup> 詳參拙文：〈陳寅恪論錢謙益「推崇曹能始踰越分量」考辨〉，《中國文哲研究集刊》(待刊)。



少。錢牧齋所折服，惟臨川湯先生義仍與先生二人而已。……晚年大節如江萬里，尤不可及。予生甲戌，以辛卯中鄉試，乙未中會試，與先生相去一甲子，無不符合。<sup>34</sup>

「明萬曆中年以後，迄啟、禎間，無詩」云云，漁洋山人晚年大放厥辭，不必當真，但其極賞能始詩，則明甚（曹、王二人都以唐音安身立命，是同志同道）。漁洋謂牧齋一生所折服者，惟湯義仍與曹能始，亦可視作能始、牧齋後輩詩人見解之一例。

尹伸，今四川宜賓人。據《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尹布政伸〉，尹初授承天府推官，以南兵部郎出知西安府，以副使提學陝西，以參政備兵蘇松。廉潔彊直，不阿權貴，凡三任，皆投劾去。再起貴州威清道，在行間三年，有功不敘，竟鐫秩以去。以才望起河南左布政，蒞任甫三月，以失禦流賊，解官。牧齋云：「崇禎甲戌〔1634〕，〔尹〕買舟下瞿塘，抵金陵，游吳中、浙西，與余輩飲酒賦詩，留連不忍去。將別，執酒言曰：『生平山水友朋之樂，盡此行矣。餘生暮齒，誓欲買舟南下，更尋吳越之游。所食此言者，有如江水！』歸蜀後，再三附書，諄諄理前約。」又云：「讀書汲古，精于鑒賞，日課楷書五百字，寒暑不輟。其老而好學如此。」<sup>35</sup>牧齋暮年曾追憶尹伸云：「子求謝黔兵事還蜀，不遠東吳萬里，弔我于削杖中。期以三年後，攜家出蜀，相依終老。而不得遂，卒罵賊盡節以死。」<sup>36</sup>尹伸固亦高風亮節、風流儒雅之士。牧齋於本詩中稱能始與尹伸為「二老」，敬為前輩。

詩其八云：

畫筆南翔妙入神，（李長蘅。）晚年篇翰更清新。和陶近愛歸昌世，也是風流澹蕩人。

李流芳（長蘅，1575–1629），牧齋摯友，晚明以詩文書畫蜚聲海內之「嘉定四先生」之一，與歸昌世（文休，1574–1645）、王志堅（淑士，1576–1633）稱三才子。<sup>37</sup>《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李先輩流芳〉云：「〔長蘅〕性好佳山水，中歲於西湖尤數，詩酒筆墨，淋漓揮灑，山僧榜人，相與款曲軟語。……長蘅書法規樞東坡，畫出入元人，尤好吳仲圭。其於詩，信筆書寫，天真爛然，其持擇在斜川、香山之間；而所心師者，孟陽一人而已。……長蘅居南翔里，其讀書處曰檀園，水木清華，市囂不至，一樹一石，皆長蘅父子手自位置。琴書蕭閒，香茗郁烈，客過之者，恍如身在圖畫中。」<sup>38</sup>

<sup>34</sup> 王士禎（撰）、勒斯仁（點校）：《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卷十七，頁402–3。

<sup>35</sup> 《小傳》，頁643–44。

<sup>36</sup> 《有學集》，卷四六〈題尹子求臨魏晉名人帖〉，頁1537。牧齋本文後署「己亥新秋」，可知為順治十六年（1659）七月之作。

<sup>37</sup> 牧齋與李流芳之交誼，詳牧齋《初學集》，卷五四〈李長蘅墓誌銘〉，頁1349–51。

<sup>38</sup> 《小傳》，頁581–82。又，牧齋〈題長蘅畫〉云：「長蘅每語余：『精舍輕舟，晴窗淨几，看  
〔下轉頁70〕

歸昌世，歸有光孫，牧齋友。<sup>39</sup>《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歸待詔子慕（附見秀才昌世）〉云：「〔子慕〕兄之子昌世，字文休，風神散朗，有林下風氣，善畫墨竹，能草書，與李長蘅交好。晚作和陶詩，為程孟陽所稱。」<sup>40</sup>牧齋又作有〈歸文休墓誌銘〉，內云：

文休生十歲，能為歌詩。為諸生，與嘉定李長蘅、太倉王淑士，號三才子。余年少後，亦從之游。……晚于詩律尤細，和陶諸篇，為詩老程孟陽所稱。長蘅苦愛其五言詩效韋、柳者，嘗摘二章題武林壁間，觀者不知為今人也。酒酣以往，槎牙芒角，奮筆為風枝雪幹，攄寫其扶疎魁壘之致，人多攫奪藏弄，比于仲圭、孟端，文休夷然不屑也。<sup>41</sup>

嘉定宿儒，無不瓣香歸有光，而昌世更為其孫。意者牧齋本首，除詠美李流芳、歸昌世外，亦不無歌頌歸有光一脈清潔自愛、風流澹蕩之意在？<sup>42</sup>

詩其九云：

關隴英才未易量，刮磨何李競丹黃。吳中往往饒才筆，也炷婁江一瓣香。

此首當以「反諷」(mockery)讀之。「英才」、「才筆」云云，表面述復古派流衍之盛況，實暗含諷刺。「刮磨」，韓愈〈進學解〉云：「爬羅剔抉，刮垢磨光。」<sup>43</sup>「何李」，何景明（仲默，1483–1521）、李夢陽（獻吉，1473–1530）是也，復古派前七子領袖。古「關隴」，都在後陝西之地。何景明，河南信陽人，官至陝西提學副使。李夢陽，籍貫河

〔上接頁69〕

孟陽吟詩作畫，此吾生平第一快事也。』余笑曰：『吾却有二快，兼看兄與孟陽耳。』……遂題數語，使後之觀者，不獨賞繪事之妙，亦知其虛懷好善，不自以為能事，真有前輩風流也。』（《初學集》，卷八五，頁1790）長蘅歿，牧齋為撰〈李長蘅墓誌銘〉，謂「長蘅風流儒雅，海內知名者垂三十年」（同書，卷五四，頁1349）。

<sup>39</sup> 牧齋與文休之交誼，詳牧齋《初學集》，卷四十〈歸文休七十序〉，頁1077–79。牧齋與歸氏一家數世交誼，可參拙著：《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頁395–98。

<sup>40</sup> 《小傳》，頁583。國變後，歸家窮困甚，乃至於「三世八棺，纍纍淺土，近者十年，遠者四十餘年」，無力安葬。牧齋乃為作〈歸文休墓葬引〉，呼籲時人集資襄助，有云：「今之士大夫，有不誦讀太僕先生之時義與其古文者乎？並吾而生者，有不知文休之風流文彩，映望一時者乎？後吾而生者，有與玄恭游而不知其文章氣韻且馮而吊其二昆者乎？」（《雜著·牧齋有學集文鈔補遺》，頁494–95）

<sup>41</sup> 《有學集》，卷三二，頁1159。

<sup>42</sup> 牧齋〈嘉定四君集序〉有云：「熙甫既沒，其高第弟子多在嘉定，猶能守其師說，講誦于荒江寂寞之濱。四君生于其鄉，熟聞其師友緒論，相與服習而討論之。……熙甫之流風遺書，久而彌著，則四君之力，不可誣也。」（《初學集》，卷三二，頁921）

<sup>43</sup> 韓愈（撰）、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一，頁45。

南挾溝，生於陝西。「婁江」，借指王世貞，江蘇太倉人，後七子宗匠。牧齋於《列朝詩集小傳》丙集〈李副使夢陽〉中對李極盡謾罵之能事，如云：「國家當日中月滿，盛極孽衰，麤材笨伯，乘運而起，雄霸詞盟，流傳譎種，二百年以來，正始淪亡，榛蕪塞路，先輩讀書種子，從此斷絕，豈細故哉！」<sup>44</sup>同集〈何副使景明〉亦復如是：「弘正以後，譎繆之學，流為種智，後生面目偪背，不知向方，皆仲默謬論為之質的也。」<sup>45</sup>錢曾於「何李」注釋甚長，云：

李夢陽，字獻吉，……弘治中，偶然以復古自命，雄霸詞壇。工剽擬之學，以劫持海內。信陽何景明仲默附而和之。既而康〔海〕、王〔廷相〕輩出，相與訾警館閣之體，以排擊長沙〔李東陽〕為能事。鄆社王九思敬夫之永錮也，值長沙秉國。時敬夫盛年放棄，失職坎廩，無所發怒，作《杜甫遊春》雜劇，借李林甫以詆西涯，流傳騰湧，關隴之士，雜然和之。於是北地之學，羣奉夢陽為盤盂主。而景明、九思與武功康海德涵、濟南邊貢廷實、儀封王廷相子衡、吳郡徐禎卿昌穀，駿發齊名，時稱之為七子。嘉靖中，濟南李攀龍，承北地之餘氣，結詩社於長安，先有五子之目。五子者，李攀龍于鱗、東郡謝榛茂秦、吳郡王世貞元美、長興徐中行子與、廣陵宗臣子相、南海梁有譽公實，名五子，實六子也。時元美以名家勝流，其聲力意氣，足以翕張才俊。由是王、李之名噪天下。已而謝、李交惡，遂黜榛而進武昌吳國倫名卿、南昌徐曰德德甫、銅梁張佳胤肖甫，世亦稱之為七子，以追配李、何、邊、徐諸人。嗟乎！詩壇稂莠相仍，學者夢夢粥粥，等狂瞽之拍肩。一則曰先七子，再則曰後七子。冥行擗埴，滔滔者天下皆是。良可愍也！良可懼也！<sup>46</sup>

錢曾注文不嫌繁瑣，細數復古派前後七子譜系。錢曾注如牧齋於他處的論述，偏袒長沙李東陽（西涯，1447–1516），而詆訾關隴李、何。對前後七子之為派系，錢曾以「狂瞽之拍肩」喻之，譏諷之意，盡洩無遺，且其述此復古派歷史，還有些「穢史」的意味，揭其派內互相傾軋的陰私。

牧齋對吳中文士之瓣香膜拜復古派，其實相當惱火，如《列朝詩集小傳》丙集〈黃舉人省曾〉曾云：「吳中前輩，沿習元末國初風尚，枕藉詩書，以噉名干謁為恥。獻吉唱為古學，吳人厭其剿襲，頗相訾警。勉之〔省曾〕傾心北學，游光揚聲，袖中每攜諸公書尺，出以誇示坐客，作臨終自傳，歷數其生平貴游，識者哂之。」<sup>47</sup>雖然如此，前後七子復古派風靡一時，天下景從，關隴之「英才」如此，吳中「饒才筆」之文士亦復如是，大概牧齋亦無可奈何也。

<sup>44</sup> 《小傳》，頁312。

<sup>45</sup> 同上注，頁323。

<sup>46</sup> 《初學集》，卷十七，頁604。

<sup>47</sup> 《小傳》，頁321。

詩其十云：

石言鴈字並紛如，點鬼窮時又祭魚。臺閣詞章衣鉢在，柯亭劉井半丘墟。（李西涯「翰林後堂」詩：「柯亭劉井相西東」，「琮瑀玉佩空遺響」。）<sup>48</sup>

此首言雖天下滔滔，競為復古派之剽擬剿襲（「石言」、「鴈字」、「點鬼」、「祭魚」），以相矜尚，但李東陽「臺閣詞章」之典型尚在（李東陽官至吏部尚書，故以「臺閣」借代之），澤遠流長。為推尊李東陽，牧齋張羅之「文網」甚密，其《列朝詩集小傳》丙集〈李少師東陽〉云：

國家休明之運，萃於成、弘，公以金鐘玉衡之質，振朱弦清廟之音，含咀宮商，吐納和雅，颯颯乎，洋洋乎，長離之和鳴，共命之交響也。北地李夢陽，一旦崛起，侈談復古，攻竄竊剽賊之學，詆諆先正，以劫持一世；關隴之士，坎壈失職者，羣起附和，以擊排長沙為能事。王、李代興，祧少陵而禰北地，目論耳食，靡然從風。<sup>49</sup>

後附王世貞〈書西涯古樂府後〉，再綴以己「弇州晚年定論」一段評論，製造王世貞晚年悔悟，轉而服膺李東陽的印象。<sup>50</sup>

錢曾注本詩云：

昭代休明之運，萃于成、弘，長沙李文正公東陽，生當其時，迴翔館閣者四十年，其詩文含宮咀商，金春玉應，洋洋乎盛世之音也。一時學士大夫出其門牆者，如藁城石文隱瑤邦彥、南城羅文肅玘景鳴、無錫邵文莊寶國賢、華亭顧文僖清士廉、景陵魯文恪鐸振之、郴州何文簡孟春子元六公為最，人以比之蘇門六君子。其外則儲文懿瓘、汪文莊俊、陸文裕深與成都楊慎用修、華亭錢福與謙，彬彬彳亍，不負長沙之衣鉢。他如喬莊簡宇、林貞肅

<sup>48</sup> 《初學集》錢仲聯本此處標點誤，今正之。李東陽詩題為〈學士柏〉，「翰林後堂」為其序首語，非詩題。又，牧齋此引分屬二聯：「零落青袍幾故人，琮瑀玉佩空遺響。當時院長文安公，柯亭劉井相西東。」原詩見周寅賓（點校）：《李東陽集》（長沙：岳麓書社，1983年），第1卷，頁225-26。

<sup>49</sup> 《小傳》，頁245-46。牧齋對李東陽更詳盡的評論，可參其〈題懷麓堂詩鈔〉、〈書李文正公手書東祀錄略卷後〉二文，見《初學集》，卷八三，頁1758-59。

<sup>50</sup> 《小傳》，頁246-47。牧齋有所謂「弇州晚年定論」一說，《小傳》丁集上〈王尚書世貞〉云：「迨乎晚年，閱世日深，讀書漸細，虛氣鎖歇，浮華解駁，於是乎泮然汗下，遽然夢覺，而自悔其不可以復改矣。論樂府，則亟稱李西涯為天地間一種文字，而深譏模倣、斷爛之失矣。論詩，則深服陳公甫。論文，則極推宋金華。而贊歸太僕之畫像，且曰『余豈異趨，久而自傷』矣。其論《藝苑卮言》則曰：『作《卮言》時，年未四十，與于鱗輩是古非今，此長彼短，未為定論。行世已久，不能復祕，惟有隨事改正，勿誤後人。』元美之虛心克己，不自掩護如是。」（頁436-37）

俊、張文定邦奇、孫文簡承恩、吳文肅儼，名碩相望，不可勝記。自李夢陽倡為剽賊竄竊之學，而何景明之徒翕然從之，躋北地而排長沙，二百年以來，迷妄相仍，榛蕪塞路，蓋不獨文章升降繫之，而國運盛衰，胥于此有考焉。別裁偽體，豈細故乎？<sup>51</sup>

牧齋但言「衣鉢在」，錢曾則癩祭魚，歷數李東陽生前死後之衣鉢傳人，祭如在，祭神如神在。錢曾此說，固有一定參考價值，但其用心，大概也在標舉另一支「正統」譜系，以與復古派相頡頏耳。注文末以國運之衰歸咎於復古派之「迷妄相仍，榛蕪塞路」，危言聳聽。於此一端，錢曾可謂得乃師真傳，蓋牧齋即曾以斯世「陸沉魚爛之禍」，興師問罪於竟陵派「詩妖」。<sup>52</sup>

詩其十一云：

不服丈夫勝婦人，昭容一語是天真。（呂和叔〈上官昭容書樓歌〉云：自言才藝是天真，不服丈夫勝婦人。）王微楊宛為詞客，肯與鍾譚作後塵？

王微（修微，1600–1647）、楊宛（宛叔，1600?–1647?），明末清初才妓，二人為「女兄弟」（牧齋語），<sup>53</sup>牧齋於本詩故並論之。王、楊皆工詩，楊又以草書擅名。牧齋「挪用」（appropriate）唐呂溫詠初唐傳奇才女、詩人上官婉兒（別稱上官昭容，664–710）之詩句為本詩上半，<sup>54</sup>以之比擬王、楊之才藝與志氣，乃巾幗不讓鬚眉者。牧齋本首及下首，專詠當代女詩人。明季清初文人每喜表彰女性作手，為撰序跋，襄助出版，交遊盤桓，樂之不疲，為其時文人文化之一大特色。牧齋平生素不喜道學，風流不羈，享聲樂，狎歌姬，尤有「風流教主」之稱。<sup>55</sup>

<sup>51</sup> 《初學集》，卷十七，頁605。

<sup>52</sup> 可參拙文：〈錢謙益攻排竟陵鍾、譚新議〉，載《牧齋初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42。

<sup>53</sup> 牧齋《小傳》閩集香奩下〈楊宛〉云：「宛與草衣道人為女兄弟。」（頁774）

<sup>54</sup> 呂詩見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三七一，頁4171–72。

<sup>55</sup> 清人張明弼〈冒姬董小宛傳〉云：「虞山錢牧齋先生維時不惟一代龍門，實風流教主也。」載冒襄（輯）：《同人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385冊據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冒氏水繪庵刻本影印（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卷三，頁四三下。事實上，「風流」之事，姚叔祥亦同道同好。後此數年，時值崇禎十六年（1643），牧齋為才女黃媛介（皆令，1614?–1668）撰〈士女黃皆令集序〉，末云：「叔祥之序，蒼萃古今淑媛以媿皆令，累累數千言。譬之貌美人者，不論其神情風氣，而必曰如王嬙，如西施，如飛燕、合德，此以修美人之圖譜則可矣，欲以傳神寫照，能無見笑於周昉乎？」（《初學集》，卷三三，頁968）可知時叔祥亦為撰一序，且篇幅甚長，亟誇皆令之美貌，被牧齋幽了一默。

牧齋本詩甚富巧思。《列朝詩集小傳》閩集香奩下〈草衣道人王微〉但表女詩人之靈慧與志氣不凡，無與竟陵相關言論，<sup>56</sup>同集〈楊宛〉傳文亦不涉竟陵事。<sup>57</sup>錢曾於本詩之解說懂得迎合牧齋心意：

慶、曆以來，王、李之雲霧，蒙錮人心，未有能辭而闢之者。臨川、公安，拔乎流俗，首先排其謾繆。同時竟陵鍾惺伯敬，思別出手眼，另立幽深孤峭之宗，與同里譚元春友夏，共定《詩歸》行世，時謂之鍾譚體。海內之詩，至是復一變。然希光掠影，溝澮易盈。實濟南之餘分閩氣耳。微、宛為詞客，詎肯與作後塵，公直以巾幗愧竟陵矣。今世評詩家，盱衡歷下〔李攀龍〕，固昧夫繆種流傳之旨，即詆訶瑯琊〔王世貞〕，亦略其晚年論定之詞。安知北地之邪病，蘊隆結轡，至竟陵而傳染別症，其淒寒之語，如入鬼國，噍殺之音，實開兵象。詩道三變，竟滔滔不返，愈趨而愈下乎？<sup>58</sup>

「以巾幗愧竟陵」——以才妓有志為「詞客」亦不屑為竟陵派之鍾譚體詩——確是牧齋神來之筆，而錢曾看風使舵，見縫插針，又生出一篇竟陵派文學批評來。

詩其十二云：

草衣家住斷橋東，（王微自稱草衣道人。）好句清如湖上風。近日西陵誇柳隱，桃花得氣美人中。（〈西湖〉詩云：垂楊小苑繡簾東，鶯閣殘枝蝶趁風。最是西陵寒食路，桃花得氣美人中。）

牧齋上首詠當世女詩人王微、楊宛，本首則詠王微、柳如是（1618–1664）。柳如王、楊，亦當時著名才妓，近刊《戊寅草》、《湖上草》行世，署「柳隱如是」著。牧齋作本詩後三月，柳訪牧齋於虞山半野堂，二人締結情緣。<sup>59</sup>

牧齋本首誇讚王微、柳如是為詩，得清新、清麗之妙。後數年，牧齋於〈士女黃皆令集序〉云：「今天下詩文衰燿，奎壁間光氣黢然。草衣道人與吾家河東君〔柳如是〕，清文麗句，秀出西泠六橋之間。馬塍之西，鴛湖之畔，舒月波而繪煙雨，則有黃瑗介皆令。」又云：「余嘗與河東評近日閩秀之詩，余曰：『草衣之詩近於俠。』河東曰：『皆令之詩近於僧。』」<sup>60</sup>凡此，皆與牧齋於本首所抒發之意見相近。

<sup>56</sup> 《小傳》，頁760–61。

<sup>57</sup> 同上注，頁773–74。

<sup>58</sup> 《初學集》，卷十七，頁606。

<sup>59</sup> 柳氏來訪，牧齋大喜過望，據云即謂柳云：「天下風流佳麗，獨王修微、楊宛叔與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許霞城、茅止生崑國士名姝之目。」見顧苓：〈河東君小傳〉，載范景中、周書田（編纂）：《柳如是事輯》（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02年），頁5。

<sup>60</sup> 《初學集》，卷三三，頁967。

總之，牧齋欣賞上述女詩人，端在其人其詩所體現的「真」、「清」與「麗」，<sup>61</sup>而諸佳人不屑學步鍾譚「深幽孤峭」之吟，尤得牧齋歡心。

詩其十三云：

掃花刪竹吳橋句，（范質公詩：「掃花便欲親苔坐，刪竹嘗防礙月行」，最為清絕。）食葉游魚楊補詩。（余愛楊無補「閒魚食葉如游樹，高柳眠陰半在池」之句，嘗書之便面。）安得屏風譜佳什，且將團扇寫清詞。

牧齋本首及下各首多詠與己年齒相約之同輩詩人。范景文（夢章，1587–1644），吳橋（今河北）人，乃崇禎朝名臣。崇禎八年至十一年（1635–1638），官至南京兵部尚書。十一年冬，因事削籍為民。十五年（1642），復起為工部尚書。十七年（1644），入參機務，兼東閣大學士。北都陷，投井盡節，論者賢之。<sup>62</sup>牧齋本年詠及范景文時，正值其放廢居家。<sup>63</sup>牧齋與范為摯友，亦政治上之同黨，同進退者。范知兵，數有建白，敢任事，牧齋於他處極譽之，本詩則表其文雅之一面。《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范閣學景文〉云：「夢章秀羸文弱，身不勝衣，啜茶品香，論詩顧曲，每以江左風流自命。」<sup>64</sup>牧齋又曾云：

余往得異羽題扇詩，有「蹲石花間似定僧」之句。已又得范司馬夢章詩，有「掃花便欲親苔坐，刪竹嘗防礙月行」之句。迴環吟咀，於詩家有二范之目，間將倣古人團扇屏風之例，撮取當世名章秀句，以傳於後，亦以二范為嚆矢焉。<sup>65</sup>

牧齋好事人，此「團扇屏風」<sup>66</sup>的玩藝兒還擴展到「二范」以外之「食葉游魚楊補詩」。楊補（無補，1598–1657），號古農，長洲人。工詩善畫，明亡歸隱鄧尉山，鬱鬱而卒。牧齋〈明處士楊君無補墓誌銘〉云：

<sup>61</sup> 國變後，牧齋有〈贈黃皆令序〉，云：「雲山一角，落筆清遠，皆視昔有加，而其窮亦日甚。」又云：「皆令雖窮，清詞麗句，點染殘山剩水間，固未為不幸也。」見《有學集》，卷二十，頁863。

<sup>62</sup> 事詳《明史》，卷二六五〈范景文傳〉，頁6834–35。

<sup>63</sup> 此後不久，崇禎十四年（1641）正月，牧齋為范作〈范司馬參機奏疏序〉，見《初學集》，卷三十，頁897–99。

<sup>64</sup> 《小傳》，頁558。甲申國變，范慷慨就義。據《小傳》：「〔先帝〕特召拜工部尚書，尋入直東閣輔政，受命四十日，而都城陷，……投井而死，年四十。……夢章就節時，屬其家僮蘭芳，曰：『使所善李生、蔣生，件繫事狀，乞虞山公誌我。』余深愧其言。」（同頁）

<sup>65</sup> 《初學集》，卷三一〈范璽卿詩集序〉，頁911。

<sup>66</sup> 古人團扇題詩，事例甚多，此處不必實指，而「屏風」云云，則用唐白居易故事。白酷愛元稹詩，題錄之滿屏風，置之座右，以便舉目觀賞，如見其人。見白居易〈題詩屏風絕句〉序，載《全唐詩》，卷四百四十，頁4903。

無補壯歲遊長安，詩名籍甚，余賞其警句曰「閑魚食葉如遊樹，高柳眠陰半在池」，以為文外獨絕，書之扇頭，爭相諷誦。無補不以其大篇疊韻，流傳館閣者為足重，而矜信于余所賞兩言者，歸而與高淳邢昉、南京顧夢游刻意濯磨，為清新古淡之學，詩道于是乎大就。善畫，落筆似黃子久。好遊虞山，謂子久粉本在是，坐臥不忍舍，攬取其烟巒雨岫，綠淨翠煖，用以資為詩。<sup>67</sup>

范景文身為大吏而以「江左風流自命」，處士楊無補因己之讚譽而刻意「為清新古淡之學，詩道于是乎大就」。二人詩「清絕」，牧齋愛賞不置，到處逢人說范、楊。

詩其十四云：

安期（周永年。）下筆無停手，元歎（徐波。）撚毫正苦心。贏得老夫雙眼飽，探箱拂壁每長吟。

牧齋本首詠其蘇州二摯友：周永年（安期，1582–1647），吳江人；徐波（元歎，1590–1663?），吳縣諸生。牧齋與永年同年生，早歲訂交，一生相知相惜（牧齋與永年弟永言亦為摯友）。徐波少牧齋八歲，牧齋著作中屢見其身影，二人友情深厚，至老彌篤。<sup>68</sup>牧齋於〈周安期墓誌銘〉中追憶周永年之為人及才情，云：

余初交安期，才名驚爆，不自矜重，攢頭摩腹，輪寫情愫，久與共居，而不能捨以去。其後待門下士亦然。諸公貴人，聲跡擊戛，爭羅致安期。安期披襟升座，軒豁談笑，不為町厓，卒亦無所附麗。邦君大夫，虛左延佇，箋表撰述，必以請。材官小胥，錯跡道路，間值諸旗亭酒樓，捉敗管，捨寸幅，落筆聲簇簇然，緣手付去，終不因是有所陳請。以是知其人樂易通脫，超然俊人勝流也。為詩文多不起草，賓朋唱酬，離筵贈處，絲肉喧闐，驪駒促數，筆酣墨飽，倚待數千百言。旁人愕眙驚倒，安期亦都盧一笑。以是歎其敏捷，而惜其不能深思，徒與時人相騁逐也。<sup>69</sup>

約於寫作〈共論近代詞人〉組詩後二年，牧齋為徐波作〈徐元歎詩序〉，云：

徐元歎少工為詩，隱長城藝香山中，築室奉母數年，而其詩益進。元歎之為人，淡於榮利，篤於交友，苦心於讀書，而感憤於世道，皆用以資為詩者也。元歎之詩，為一世之所宗。則夫別裁偽體，使學者志于古學而不昧其所

<sup>67</sup> 《有學集》，卷三二，頁1165。國變後，牧齋於〈楊無補古農詩草序〉追憶此事云：「余向所諷詠『閑魚食葉』、『高柳眠陰』之句，物色無補於便面者，鮮妍妙麗之致，尚在尺幅間。如鷄後鳴，顧瞻東方，隱有精色耳。」（《雜著·牧齋有學集文鈔補遺》，頁417）又有〈題楊無補小像〉詩，結云：「舊題團扇句，應任老夫傳。」（《雜著·牧齋集再補》，頁909）

<sup>68</sup> 可參拙著：《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頁384–86。

<sup>69</sup> 《有學集》，卷三一，頁1138。



從，元歎之責也。余故於元歎之刻其詩而舉以告之，且以為學元歎之詩者告焉。嗟乎！江西之宗，不百年而羽卿〔嚴羽〕闢之。本朝之學詩者三變，而榛蕪彌甚，元歎之不辭而闢之者，何也？<sup>70</sup>

牧齋以徐波詩「為一世之所宗」，並寄望其出而導學詩者以別裁偽體、志於古學，可謂推許極至。<sup>71</sup>

周永年為人灑脫超然，詩才便捷，徐波則以苦吟名世，如古人之「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鬚」，二人一熱一冷，均為牧齋所愛賞者。國變之後，牧齋復從事於明詩總集《列朝詩集》之編纂，有〈與周安期〉書云：

鼎革之後，恐明朝一代之詩，遂致淹沒，欲仿元遺山《中州集》之例，選定為一集，使一代詩人精魂，留得紙上，亦晚年一樂事也。此事定當與仁兄共之。可先為料理蒐輯，若空同、大復、弇州及劉子威輩，篇帙浩繁，先加丹鉛點定，俟弟歸告成之。元歎、子羽暨兩令弟，可與共蒐訪。一篇半紙，不可塗抹，而國初人為尤要。想仁兄篋中，先有定本也。<sup>72</sup>

本函意在召集諸友好襄助《列朝詩集》編務，即同時邀約周永年及徐波共事之，此足可見諸人情誼融洽，志同道合。

詩其十五云：

王績鄉人笑子虛，兔園典冊竟何如？（朱仲晦有〈代鄉人答王無功〉詩，見《考亭全集》中。《詩歸》箋云：「是東臯好友也。」）憑君若問金條脫，解道南華是僻書。

牧齋於明末清初致力攻排竟陵派鍾譚，此論者已多，今不贅。<sup>73</sup> 此首譏誚鍾譚學問貧乏，其所製《詩歸》謬種流傳，貽誤讀者。《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鍾提學惺〉附見〈譚解元元春〉云：「《詩歸》之作，金根繆解，魯魚譌傳，兔園老學究皆能指其疵陋，而舉世傳習，奉為金科玉條，不亦悲乎。」<sup>74</sup> 牧齋本詩上半即譏鍾譚《詩歸》錯認宋朱熹（1130–1200）〈答王無功在京思故園見鄉人問〉為唐王績（無功，585–644）好友之作（後《全唐詩》亦誤收朱熹本詩），以此突顯該書水平之低劣。詩下半繼續挖苦鍾譚，大意謂即便是尋常故實，鍾譚也未必能提供正解。「金條脫」，錢曾注引孫光憲《北夢瑣言》云：「宣宗嘗賦詩，上句有金步搖，未能對。遣未第進士對之。溫庭筠乃以玉

<sup>70</sup> 《初學集》，卷三二，頁925。

<sup>71</sup> 徐波於明末清初詩壇的地位，可參拙著：〈《落木庵詩集輯箋》導論〉，載徐波（撰）、嚴志雄（輯編）、謝正光（箋釋）：《落木庵詩集輯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待刊）。

<sup>72</sup> 《雜著·錢牧齋先生尺牘》，卷一，頁236。

<sup>73</sup> 也可參拙文：〈錢謙益攻排竟陵鍾、譚新議〉，頁1–42。

<sup>74</sup> 《小傳》，頁572。

條脫續之，宣宗賞焉。」「南華是僻書」，錢曾注亦引《北夢瑣言》為解：「令狐綯曾以故事訪溫岐，對以其事出《南華》，且曰：『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餘，時宜覽古。』」<sup>75</sup>要之，牧齋嘲笑鍾譚不讀書，無學問也。<sup>76</sup>

詩其十六云：

梁溪欣賞似南村，甲乙丹鉛靜夜論。麗句清詞堪大嚼，老夫只合過屠門。（梁溪華聞修、黃心甫評定明詩三十家。）

牧齋此首詠梁溪（無錫別稱）二選家之選刊本朝人詩作。華淑（1589–1643），字聞修，自號斷園居士。《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華秀才淑〉云：

淑，字聞修，無錫人。讀書惠山之下，肆力古學，取古人詩，與本朝作者下上揚扞。其詩以清新深婉為宗，雖問津於時人，而能不墮其鬼趣。嘗自敘其詩曰：「吾不取一時之好，冀千百年後有一人知我。千百帙中存其一帙，千百篇中存其一篇，而吾二十餘年心血或藉此一帙一篇以傳。」噫，聞修已矣！其所謂一帙一篇者，庶其在是乎！<sup>77</sup>

黃傳祖（生卒年不詳），字心甫，亦無錫人。黃印《錫金識小錄》載：

心甫公於「聽社」中獨好詩學。華聞修二十年以長，以言詩相契，折行輩與交，偕選《明詩三十家》。錢牧齋作〔十〕六絕句以紀賢，末首云：「梁溪欣賞近南村，甲乙丹鉛靜夜論。麗句新詞堪大嚼，老夫只合向屠門。」指此選也。公尤留意一代古文，遊歷幾遍天下，所至輒搜訪名人遺集，鈔錄彙萃，多至千八百餘首。<sup>78</sup>

<sup>75</sup> 見《初學集》，卷十七，頁607。

<sup>76</sup> 牧齋本首之靈感、語詞可能來自王惟儉之妙語。《小傳》丁集下王傳云：「〔惟儉〕與余定交長安，過從甚數。……《古文品外錄》誤注王子淵〈僮約〉，為臨沂王褒，損仲指而笑曰：『吳人笑楚人，指朱元晦為東臯好友，此不當云悔讀《南華》第二篇乎？』余所交學士大夫，讀書通解，議論有根據者，損仲而外，不可多得也。」（頁639–40）又，牧齋〈書王損仲詩文後〉云：「〔損仲〕讀《古文品外錄》，挾搯其紕繆，軒渠向余：『兄每為此君護前，今不當云悔讀《南華》第二篇乎？』」（《初學集》，卷八四，頁1768）牧齋或借惟儉譏陳繼儒《古文品外錄》之語以譏鍾譚之《詩歸》也。《古文品外錄》，陳繼儒所輯歷代文，「大抵沿公安、竟陵之波，務求詭雋，故以《品外》為名」。參紀昀（總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卷一九三，集部四六，頁5305。

<sup>77</sup> 《小傳》，頁662。另可看牧齋《初學集》，卷三二〈華聞修詩草序〉，頁926–27。又，朱彝尊云：「《詩歸》出，而一時紙貴，閩人蔡復一等，既降心以相從，吳人張澤、華淑等，復聞聲而遙應。無不奉一言為準的，入二豎於膏肓，取名一時，流毒天下，詩亡而國亦隨之矣。」（《靜志居詩話》，卷十七，頁502–3）知華淑實與竟陵派淵源甚深也。

<sup>78</sup> 黃氏傳記罕見，此一材料轉引自謝正光、余汝豐（編著）：《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16。牧齋於前明為黃撰有〈越東游草引〉，見《初學集》，卷三二，頁927–28。

牧齋詩上半「欣賞似南村」云云，蓋用陶淵明〈移居二首〉詩其一意。陶詩有句云：「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sup>79</sup>牧齋以此借喻梁溪華淑、黃傳祖，其致力評選明人詩作，析賞玩味，樂此不疲，為「素心人」。<sup>80</sup>黃傳祖於明末清初操選政，名藉甚，刊刻時人之詩為《扶輪》諸集，風行一時。<sup>81</sup>牧齋主張學詩「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sup>82</sup>不必專以盛唐為楷式，近當代詩亦有佳者。華淑於其編選之《明詩選》序云：「影響剿襲，字比句擬。前人已襲前人，而後人復襲前人。一韻落紙，不曰漢魏，則曰三唐。作者非是不愜，譽者非是不美。百題如一題，百詩如一詩，籠統綴拾，濟南而後，未知有極也。」<sup>83</sup>知其亦不滿於復古派之抄襲也。華淑、黃傳祖選本朝詩人之作刊行，而其去取之際與己之詩學主張亦有相近者，牧齋乃賦本詩以嘉勉之。

承上所述，茲對牧齋〈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作一總結。

牧齋此十六絕，「近從萬曆數今朝」，月旦近世與當代詩人。依詩之內容、所涉及人物的背景，以及錢曾詩注的詮釋，此二十餘人可歸納為：牧齋之文學導師，教己改弦易轍，離棄復古派者：程嘉燧、湯顯祖；牧齋景仰之前輩詩人：曹能始、尹伸；吳中詩學繼承人：王百穀；嘉定歸有光文脈：李流芳、歸昌世；復古派以前之文壇領袖：李東陽；復古派領袖：李夢陽、何景明；竟陵派領袖：鍾惺、譚元春；公安派領袖，反竟陵派者：袁中道；不屑為竟陵派詩者：馬之駿、王微、楊宛、柳如是；風雅博物之士：董其昌、王惟儉；當代名家：范景文、楊補、周永年、徐波；當代選家：華淑、黃傳祖。

就此十六絕呈顯的結構言，詩其一至十有一內部統一性，蓋除卻詩其九所詠復古派前後七子之何景明、李夢陽外，全為明中葉以降，牧齋景仰的文壇人物，依次為程嘉燧、湯顯祖、王穉登、董其昌、王惟儉、袁中道、馬之駿、曹學佺、尹伸、李流芳、歸昌世、李東陽。此十餘人（除卻馬之駿），或為業已公認的文壇巨匠，或以年齒、聲望論，俱為牧齋之前輩，為其素所敬佩者。至於詩其十一至十六，也有一內部統一性：除卻詩其十五所譏諷的竟陵派鍾惺、譚元春外，此中人物，俱為牧

<sup>79</sup> 遼欽立（校注）：《陶淵明集》（香港：中華書局，1987年），卷二，頁56。

<sup>80</sup> 裴世俊認為，牧齋詩中「南村」云云，指牧齋友、杜詩學名家盧世澐（字德水，號南村，1588-1653）。見裴世俊：〈關於錢謙益論詩絕句「輯注」的幾個問題〉，頁25。此可存一說，但筆者不敢苟同。牧齋本首「南村」，明顯用陶公〈移居二首〉南村「素心人」共賞奇文、共析疑義之意，以喻梁溪諸子之論定明代詩家，似乎不必牽扯及盧南村。

<sup>81</sup> 《扶輪》諸集相關序跋及考辨，詳謝正光、余汝豐：《清初人選清初詩彙考》，頁5-21。徐波為牧齋老友，但與竟陵鍾惺淵源深厚，其詩亦以竟陵體聞於時。可參拙著：《落木庵詩集輯箋》導論。

<sup>82</sup> 此杜甫〈戲為六絕句〉句，牧齋論著中屢稱引之。

<sup>83</sup> 華淑（輯）：《明詩選》（十二卷），《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頁一上至一下（總頁2）。

齋所欣賞佩服的同輩或後輩，依次為王微、楊宛、柳如是、范景文、楊補、周永年、徐波、華淑、黃傳祖。

牧齋宣稱，此十六絕為「挽回大雅還誰事，嗤點前賢豈我曹」之作，其所詠者，有素所欽佩之「大雅」之士，也有為其不禁「嗤點」之人，都關係到「一代詞章」，其文雖小，而其旨遠。要之，讚揚詞壇「大雅」之士為貫徹此十六絕的主軸，而「嗤點」復古、竟陵派及其追隨者則為各詩暗寓之意。錢曾根據牧齋詩中片言隻語，即發揮了四大段文字，用以：（一）構建出吳中的詩學傳統；（二）敘述復古派前後七子的承傳譜系；（三）鋪陳李東陽「臺閣詞章」的承傳譜系（即所謂茶陵派者）；及（四）描述竟陵派鍾譚體「傳染」當世的情況。錢曾的詩注，洋洋灑灑，大費周章，實已逸出傳統「注」的繩墨，一變而為發揮義理的「箋」，其中褒貶予奪絕不含糊，可謂將牧齋詩「大雅」與「嗤點」的旨意和盤托出。

### 三、為牧齋下一轉語——試論「詞人」與「風流」之為義

下文嘗試探論牧齋〈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此一組詩所可抉發的另一層意蘊。竊以為，牧齋此十六絕，除了上文所論述的文學批評意義外，尚可引發我們思考，究竟在牧齋心目中，何謂「風流」之「詞人」或「詞客」？又，此一探問及可能的發現，對於我們回顧、認識晚明「文學」現象，將有何啟發？筆者此一叩問，源自讀牧齋詩時興起的兩個疑問。一者，牧齋謂與姚叔祥所共論者為「詞人」，然細察此十六絕所詠及之人物，卻有非以詩文專門名家者。再者，牧齋詩其五賦詠董其昌及王惟儉，頗怪其不同時提及李日華（君實，1565–1635），蓋印象中，牧齋每喜以此三人並舉，如《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李少卿日華〉云：

君實和易安雅，恬于仕進，後先家食二十餘年。能書畫，善賞鑒。一時士大夫風流儒雅、好古博物者，祥符王損仲、雲間董玄宰為最。君實書畫亞於玄宰，博雅亞於損仲，而微兼二公之長，落落穆穆，韻度頹然，可謂名士矣。<sup>84</sup>

關於後一疑問，似不難解釋，蓋牧齋此十六絕有另一特徵，即每首所詠，多以對舉形式出之，所賦詠的對象，無有逾二人者（有一二首則專詠一人）。<sup>85</sup>至於前一疑問，正可引入牧齋同年稍後述及董、王、李的一篇文章作為參照，加以思考，而細味該文，更可為我們理解〈共論近代詞人〉組詩開啟另一思考方向。茲嘗試論之。

崇禎十三年秋冬，牧齋極忙。〈共論近代詞人〉作於七、八月間。同年十一月，一代奇女子柳如是翩然到訪，秋波暗送，牧齋神魂顛倒，為築「我聞室」留居，文謙

<sup>84</sup> 《小傳》，頁 638。

<sup>85</sup> 本組詩其四有「高楊文沈」一語，涉及四人，但其乃與「王百穀」對舉者，故仍可以二項對舉的結構看待。詩其九「何李」與「婁江」對舉，亦然。

浹月。牧齋此時忙著戀愛，亢奮莫名，後回憶道：「庚辰之冬，余方詠《唐風·蟋蟀》之章，修文讌之樂，絲肉交奮，履舄錯雜，嘉禾門人以某禪師開堂語緘寄，且為乞敘。余不復省視，趣命僮子於蠟炬燒却，颺其灰於溷廁，勿令污吾詩酒場也。」<sup>86</sup>際此「今我不樂，日月其除」之時，牧齋懶得理這位嘉禾（即嘉興）禪師，但卻願意撥冗，為另一嘉禾人撰寫一文，是為〈李君實恬致堂集序〉，後署「崇禎十三年嘉平月」。<sup>87</sup>嘉平月，即十二月。牧齋此序，乃為故友李日華之詩文集所作者，內云：

天啟中，余再入長安，海內風流儒雅之士，為忘年折節之交者，則華亭董玄宰、祥符王損仲、嘉興李君實三君子為最。玄宰詞林宿素，以書畫擅名一代。其為人蕭疎散朗，見其眉宇者，以為晉、宋間人也。損仲博極羣書，每徵一事，送一難，信口酬答，軒渠之意，見於顏面。每過余，必夜分乃去。君實落落穆穆，驟而即之，不見其有可慕說。徐而扣其所有，則淳泓演迤，愈出而愈不窮。夫唯大雅，卓爾不羣，庶幾似之。是三君子者，其才情風格，約略相似。至於博物好古，是正真偽，雖古人專門名家，未能或之先也。<sup>88</sup>

明熹宗即位，牧齋奉詔還朝，至天啟五年（1625）五月，因黨禍削籍南歸。此五、六年間，牧齋京中同僚，有年長於其二三十歲的董其昌、王惟儉、李日華，皆多才藝、博物好古之士。

評論李日華之詩文前，牧齋先有鋪墊，云：

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氣，與人之靈心結習而成者也。與山水近，與市朝遠；與異石古木哀吟清嘖近，與塵埒遠；與鍾鼎彝器法書名畫近，與時俗玩好遠。故風流儒雅、博物好古之士，文章往往殊邈於世，其結習使然也。<sup>89</sup>

接云：

其為詩文，翕山水之輕清，結彝鼎之冷汰，煦書畫之鮮榮，昔人之目李元賓，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者也。君實工書善畫似玄宰，博極羣書似損

<sup>86</sup> 《初學集》，卷八一〈書西溪濟舟長老冊子〉，頁1732。

<sup>87</sup> 《初學集》錢仲聯本〈李君實恬致堂集序〉文末無「時崇禎十三年嘉平月虞山友弟錢謙益謹敘」一句，檢李日華《恬致堂集》書首所載錢序則有之，可據知錢序確切的寫作日期。錢序文字，二本總體上一致，僅有個別異文。見李日華（撰）、趙杏根（整理）：《恬致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頁2。為求版本統一起見，下文引用牧齋本文，據錢本。又，崇禎十三年十二月，西元已入1641年。

<sup>88</sup> 《初學集》，卷三一，頁906-7。

<sup>89</sup> 同上注，頁907。

仲，後有惇史，敘述本朝風流儒雅之士，附汧公輩之清塵者，三君子之中，又當以君實為眉目。<sup>90</sup>

《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李少卿日華〉又述李日華論詩與畫之關係云：

君實嘗自題其《畫媵》曰：「白石翁詩，沉卓雄快，直闖杜陵營壘間，奪其兵符，俯視一時作者，不堪偏裨位置。乃其詩多于所作墨戲，林巒樹石、花鳥蟲魚間見之，片語挑焰，生動躍然。石翁澹于取名，無意傳其詩，而詩與畫皆盛傳，是翁之詩以畫壽，非以畫掩也。」此君實托寄之語，然其論白石翁之詩，亦可謂之具眼矣。<sup>91</sup>

白石翁，沈周(1427–1509)晚年號也。沈周詩書畫均精，尤以繪畫最為人所稱道，為「吳門畫派」創始人，後世尊為「明四大家」之一。

竊嘗思之，近世以還，「文學」(literature)作為一門學科(discipline)建立以後，迥異於傳統的認識論、本體論在起著作用。長期以來，各文類作品的「文學經典性」(literary canonicity)或作品之得以成為「經典作品」(canonical works)，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文辭的藝術性，形成一種我稱之為「文辭決定論」的體制(institution)。此一體制(及其機制[mechanism])有利有弊。它有助於建構文學學門的核心價值，又帶有很強的可操作性，人們有法度可循，學習或從事研究時不至於無所適從。然而，它的弊病卻也不容忽視。這種文辭決定論使我們的「知識結構」(structure of knowledge)潛移默化，排除或遮蔽了在傳統「文」的生態中其他的共構元素。以本文關注的、明中葉以後江南的「人文」構成為例，「作家」固然是「文人」的一個重要屬性，但文人可以同時擁有別的不同身份，諸如官員、學者、書畫家、藝術鑑藏家、藏書家、園林愛好者、曲藝愛好者、養生之士、鄉紳善士、佛教或道教徒(有些甚至是天主教徒、回教徒)、旅行家、書坊主人、地主、商人等等，林林總總，不一而足。在他們的社會、群體活動及生活藝術中，所謂「文學」，往往是與其他藝術、知識、資本實踐相互滋潤、共構共生的。然而，自現代學科建立以來，「文學」、「藝術」、「歷史」等等漸次「分科判教」，學者各守畛域，分庭抗禮，以專門名家相勗，博雅通識，交融互攝，戛戛乎難得矣。如此一來，久而久之，我們也就無法真正瞭解、體會、代入往昔文人的生命情境，對他們的研究也難免偏而不全，執而鮮通。

我們試回頭看看牧齋〈共論近代詞人〉的若干首以及相關文獻，抉發其所喻指的「人文世界」的意蘊，並以佐證上論。

牧齋詩其一論程孟陽詩學之宗尚已於上節引述牧齋《列朝詩集小傳》程氏小傳以闡釋之，而該小傳又記孟陽云：

<sup>90</sup> 同上注。

<sup>91</sup> 《小傳》，頁638–39。

諳曉音律，分劑合度，老師歌叟，一曲動人，燈殘月落，必傳其點拍而後已。善畫山水，兼工寫生，酒闌歌罷，興酣落筆，尺蹠便面，筆墨飛動。或貽書致幣，鄭重請乞，摩挲瑟縮，經歲不能就一紙。嗜古書畫器物，一當意輒解衣傾橐。或以贖售，有相基者則持之益堅。<sup>92</sup>

詩其四所及之高啟、楊基、文徵明、沈周、王伯穀諸人中，沈周為一代畫師，而文徵明亦名滿天下之藝苑宗匠。《列朝詩集小傳》丙集〈石田先生沈周〉云：

先生風神散朗，骨格清古，碧眼飄鬚，儼如神仙。所居有水竹亭館之勝，圖書彝鼎，充牣錯列，戶履填咽，賓客牆進，撫翫品題，談笑移日。興至，對客揮灑，煙雲盈紙，畫成自題其上，頃刻數百言，風流文翰，照映一時。百年來，東南之盛，蓋莫有過之者。<sup>93</sup>

同集〈文待詔徵明〉云：

徵仲授文法於吳〔寬〕，授書法於李〔應禎〕，授畫法於沈〔周〕，而又與祝希哲〔允明〕、唐伯虎〔寅〕、徐昌國〔禎卿〕切磨為詩文，其才少遜於諸公，而能兼撮諸公之長。其為人孝友愷悌，溫溫恭人，致身清華，未衰引退，當羣公凋謝之後，以清名長德，主中吳風雅之盟者三十餘年。<sup>94</sup>

至於王伯穀，上節已引述《列朝詩集小傳》王傳中「擅詞翰之席者三十餘年」數語，實則該處之前，牧齋先述其人，云：「伯穀為人，通明開美，妙于書及篆隸，好交游，善結納，譚論娓娓，移日分夜，聽者靡靡忘倦。」<sup>95</sup>

詩其五詠董其昌及王惟儉，二人萬曆、天啟間以「博物君子」並稱於世。董乃「詞林宿素，以書畫擅名一代」（此「詞林」以「翰林」解），亦精鑑賞，通禪理，蕭閒吐納，終日無一俗語。王敏而好學，博極群書，盡讀經史百家之書，又好古書畫器物，庋藏中多古董名寶。客至，焚香淪茗，商略經史，賞翫古物，竟日獻酬，無一凡俗語。牧齋譽董為「風流文物」之魁首，稱王「風流儒雅」。

詩其七詠曹學佺及尹伸，結云：「眼中二老並風流。」牧齋詠學佺，側重其「當筵縱筆」之才華，而於他處描畫學佺，則有云：

<sup>92</sup> 同上注，頁 576。

<sup>93</sup> 同上注，頁 290。

<sup>94</sup> 同上注，頁 305。

<sup>95</sup> 同上注，頁 482。牧齋時人沈德符（1578–1642）亦云：「近年詞客寥落，惟王百穀巍然魯靈光，其詩纖秀為人所愛，亦間受譏彈。……周〔天球〕、王俱以善書冠吳中，各不相下。」見沈德符（著）、黎欣（點校）：《萬曆野獲編》（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8年），卷二三〈士人〉，「王百穀詩」條，頁 624。

能始具勝情，愛名山水，卜築匡山之下，將攜家往居，不果。家有石倉園，水木佳勝，賓友翕集，聲伎雜進，享詩酒談讌之樂，近世所罕有也。著述頗富，如《海內名勝志》、《十二代詩選》，皆盛行于世。嘗謂二氏有藏，吾儒無藏，欲修儒藏與之鼎立。採擷四庫之書，十有餘年，而未能卒業也。<sup>96</sup>

牧齋詠尹，出之以形象語：「簾閣焚香」。尹伸簾閣焚香所作何事？「雷琴晉帖手摩挲」。尹讀書汲古，精於鑑賞，日課楷書五百字，寒暑不輟，老而好學。牧齋又有〈題尹子求臨魏晉名人帖〉，內云：

子求廉直好古，所至焚香掃地，晨起手自滌硯，楷書百餘字，鈎摹魏、晉書法，搜剔抉擿，細入絲髮。今觀此帖，老蒼瘦勁。光明雄駿之氣，鬱盤行墨之間，良可寶也。子求生平，不吐一俗語，不作一俗事，不侶一俗客。處中朝士大夫中，如異雞介鳥。顧其晚節卓絕如是。……以是知古來忠臣志士，捐軀殉國，卓犖驚世者，皆天下真風流不俗人也。吾又于子求見之矣。<sup>97</sup>

詩其八所詠者為李流芳及歸昌世。首句讚美李畫筆超妙入神，次句謂其晚年詩篇亦清新可喜。《列朝詩集小傳》李傳亦亟寫李筆墨之天真爛漫，又描述其所居南翔里檀園，謂水木清華，市囂不至，一樹一石，皆李父子手自布置。琴書蕭閒，香茗郁烈，客過之者，恍如身在圖畫中。長蘅歿，牧齋為撰墓誌銘，謂「長蘅風流儒雅，海內知名者垂三十年」。牧齋詠歸，特表其所作〈和陶詩〉之高妙，並謂歸「也是風流澹蕩人」。再讀《列朝詩集小傳》歸傳，知牧齋謂歸「風流澹蕩」，亦以其風神散朗，有林下風氣，善畫墨竹，能草書，與李流芳定交。<sup>98</sup>

詩其十三詠范景文及楊補。詩上半，牧齋撮己所賞之范、楊詩聯為句。詩下半云：「安得屏風譜佳什，且將團扇寫清詞。」此聯出典為唐白居易酷愛元稹詩，題錄之滿屏風，置之座右，以便舉目觀覽之文壇佳話。牧齋以之表己愛玩范、楊詩不置，並將仿古人「團扇屏風」之例，以載錄二人之清詞麗句。「屏風」之事，不知究竟有無，但「團扇寫清詞」，牧齋則已坐言起行。牧齋於「團扇」句後置小注，謂其愛楊詩句，「嘗書之便面」。《列朝詩集小傳》楊傳亦述此事，謂人因而「爭相諷誦」。楊受鼓舞，歸而與同道參究牧齋所賞之「清新古淡之學」，詩道於是乎大就云云。小傳又載楊善畫，落筆似黃公望，好遊虞山，以公望畫之「粉本」在是，坐臥不忍去，攬取其煙巒雨岫、綠淨翠煖，「用以資為詩」。

<sup>96</sup> 《小傳》丁集下〈曹南宮學佺〉，頁606-7。

<sup>97</sup> 《有學集》，卷四六，頁1537。

<sup>98</sup> 牧齋〈歸文休七十序〉有云：「余與嘉定李長蘅游，因以交長蘅之友新安程孟陽、崑山歸文休。三人者，皆強學好古，能詩文善畫，跌宕世俗，擺落榮利。」（《初學集》，卷四十，頁1077）



總言之，牧齋書寫上述人物，多著「風流」一語，而其殷勤告語、反覆詠嘆者，都在諸人之雅趣韻事。從牧齋之描畫可見，彼等之「風流儒雅」，實乃詩書畫等文藝與夫讀書汲古所相互滋潤、共構生成者，其中諸域融通無隔，交相引發，並無軒輊。以此，要是我們僅執一端而論，翦翦拘拘之見，失諸皮相，徒見笑於古人通人耳。

再以牧齋對李日華的評價印證上說。牧齋對李的點評最堪玩索，最富啟發意義。首先，牧齋稱董其昌、王惟儉、李日華為「海內風流儒雅」之三君子。三人才情風度，約略相似，其「博物好古，是正真偽」，造詣不讓古之專門名家者。牧齋又言，「君實書畫亞於玄宰，博雅亞於損仲，而微兼二公之長」。牧齋於〈李君實恬致堂集序〉結云：「君實工書善畫似玄宰，博極群書似損仲，後有惇史，敘述本朝風流儒雅之士，附汧公輩之清塵者，三君子之中，又當以君實為眉目。」「眉目」，群才中之傑出者。<sup>99</sup>然則三君子之中，牧齋又以李為優勝於董、王者。既然李藝事不及董，學問不及王，牧齋為何有如此揚詡？原因似乎在「兼」之一字。李日華不但書畫造詣高，而且博學洽聞（「微兼二公之長」），比起僅在某一領域中出類拔萃更為難得。且其為人儒雅，「落落穆穆，驟而即之，不見其有可慕說。徐而扣其所有，則淳泓演迤，愈出而愈不窮」，故牧齋謂李「夫唯大雅，卓爾不羣，庶幾似之」。（王惟儉最稱博學，但「口多微詞，評騭藝文，排擊道學，機鋒側出，人不能堪」，似乎有點盛氣凌人。）<sup>100</sup>

最後，兼善書畫、博學好古與詩文之道關係曰何？牧齋認為，「文章」乃「天地英淑之氣，與人之靈心結習而成者」；進而主張，文章與「山水」、「異石古木哀吟清唳」、「鍾鼎彝器法書名畫」相近，以其性同而神合。<sup>101</sup>而在此之對立面，則為「市朝」、「塵垢」、「時俗玩好」。質言之，此中呈現一「清」與「俗」的辯證、對立關係。<sup>102</sup>

<sup>99</sup> 《恬致堂集》本「眉目」作「職志」（頁2）。「職志」，掌旗幟之官，其喻意在上下文語境中與「眉目」無殊。

<sup>100</sup> 《明史·李日華傳》云：「日華，字君實，嘉興人。萬曆二十年進士。官至太僕少卿。恬澹和易，與物無忤。惟儉則口多微詞，好抨擊道學，人不能堪。嘗與時輩讌集，徵《漢書》一事，具悉本末，指其腹笑曰：『名下寧有虛士乎！』其自喜如此。」（《明史》，卷二八八，頁7400）其文顯係襲自牧齋文。

<sup>101</sup> 牧齋時人吳偉業（梅村，1609-1671）亦有類於牧齋之說，其〈翁季霖詩序〉云：「夫詩以流連光景，陶永性情，與好古博物其道為相近。季霖列玩左右，望若神仙，摩挲前人之手澤，而詠歌擊節，得是編於高山流水之間。」見吳偉業（著）、李學穎（集評標校）：《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705。

<sup>102</sup> 所謂「清」與「俗」，可參牧齋〈新安方氏伯仲詩序〉云：「詩之道，清和而已矣。孤桐片玉，自有天律，清也。朱絃清汎，一唱三歎，和也。今之為詩者，望車塵、乞冷炙，有市心焉。其詩以俗氣應之，如商女賞高，不復能唱〈渭城〉也。競錐刀、飾竿牘，有爭心焉。其詩以沴氣應之，如心在捕蟬，殺氣著於弦上也。」（《有學集》，卷二十，頁843）

牧齋頌美李日華之詩文云：「其為詩文，翕山水之輕清，結彝鼎之冷汰，煦書畫之鮮榮，昔人之目李元賓，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者也。」牧齋此處，實借句於唐皇甫湜(777-853)〈唐故著作左郎顧況集序〉：

吳中山泉氣狀，英淑怪麗，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曠，與虎邱、天竺諸佛寺，鈞號秀絕。君出其中間，翕輕清以為性，結冷汰以為質，煦鮮榮以為詞。偏於逸歌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尋常所能及，最為快也。<sup>103</sup>

對比皇甫湜與牧齋之言，可見牧齋在原來皇甫湜渲染的山水、自然、方外之外，增加了「彝鼎」、「書畫」二項，亟言其有助於作者成就自家面目，其作品「不古不今，卓然自作一體」，饒富「輕清」、「冷汰」、「鮮榮」之妙。

或曰：此中境界，茂矣，美矣，諸好備矣，前輩瓌瑋博達，而後世庸陋，難望項背？不妨再看牧齋所撰關於吳中「百年香豔」的另一小傳以窺測其意。文徵明有高弟曰陸師道(1517-1574)，字子傳。《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陸少卿師道〉云：

子傳自儀部歸，已負重名，文待詔方里居，北面稱弟子，手抄典籍，積數千卷，丹鉛儼然。善詩，工小楷古隸，傍晚繪事，人謂待詔四絕，不減趙吳興〔孟頫〕，子傳約略似待詔，而風尚標置，亦相亞云。吳門前輩，自子傳、道復，以迄於王伯穀、居士貞〔節〕之流，皆及文待詔之門，上下其論議，師承其風範，風流儒雅，彬彬可觀，遺風餘緒，至今猶在人間，未可謂五世而斬也。何元朗〔良俊〕云：「衡山先生〔文徵明〕在翰林，大為姚明山〔涑〕、楊方城〔維聰〕所窘，時昌言于眾曰：『我衙門不是畫院，乃容畫匠處此！』惟黃泰泉〔佐〕、馬西玄〔汝翼〕、陳石亭〔沂〕與相得酬唱甚歡。二人只會中狀元，更無餘物。衡山數公，長在天地間，今世豈更有道着姚涑、楊維聰者耶？」快哉斯言，百歲而後，猶可以興起也。<sup>104</sup>

<sup>103</sup> 董誥等(編)：《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卷六八六，頁3113。

<sup>104</sup> 《小傳》，頁474。傳文中述及之何良俊(1506-1573)，亦「江左風流」人物，《小傳》丁集上〈何孔目良俊〉云：「良俊，字元朗，華亭人。少而篤學，二十年不下樓，或挾策行游，忘墮坑岸，其專勤如此。與其弟良傳，字叔皮，同學。叔皮舉進士，官南祠部郎，而元朗以歲貢入胄監。時宰知其名，用蔡九達〔羽〕例，授南京翰林院孔目。元朗好談兵，以經世自負，浮沉冗長，鬱鬱不得志，每喟然歎曰：『吾有清森閣在東海上，藏書四萬卷、名畫百籤、古法帖彝鼎數十種。棄此不居，而僕僕牛馬走，不亦愚而可笑乎？』居三年，遂移疾免歸。海上中倭留青溪者數年，復買宅居吳門，年七十始歸雲間。元朗風神朗徹，所至賓客填門。妙解音律，晚畜聲伎，躬自度曲，分刊合度。秣陵金閨，都會佳麗，文酒過從，絲竹競奮，人謂江左風流，復見於今日也。吳中以明經起家官詞林者，文徵〔下轉頁87〕

在牧齋筆下，此等吳門前輩，或出或處，而俱優游於典籍、詩文、書畫之中，「風流儒雅，彬彬可觀，遺風餘緒，至今猶在人間」。自牧齋視之，這是一個「活著的傳統」(living tradition)，秀美可掬，可親可近。尤有進者，此等風流人物，比舉業、仕宦之最尊榮者——狀元、翰林——更難能可貴。「百歲而後，猶可以興起」云云，則牧齋對此「人文」理想之鼓吹、盼望也。要知牧齋曾自言「我本愛官人」，<sup>105</sup>其人熱衷於仕宦，而其政治企圖、追求，似與其人文之情懷與生命自省並不相左。

牧齋晚年嘗言：「夫詩文之道，萌折于靈心，蟄啟于世運，而茁長于學問。三者相值，如燈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燄發焉。」<sup>106</sup>這是牧齋著名的「靈心、世運、學問」文學發生論。在前明，牧齋已反覆強調「世運」(歷史、政治的情況與作用)與「文」有著雙向運動、互為影響的關係，也多方闡述過詩文對「世運」所可產生的影響；在甲申國變以後，牧齋更對文學可以如何參與、干涉「世運」作出種種勸說與實踐。<sup>107</sup>不過，在前明，牧齋談得最抒心寫意的，未必是「靈心、世運、學問」之間的關係，而是本文所論述的「山水、靈心、書畫、彝鼎、學問」的相互養成與輝映。寫作〈共論近代詞人〉之後數年，已到明朝滅亡前夕，牧齋猶於〈石田詩鈔序〉中津津樂道：

有三吳、西浙、新安佳山水以供其〔沈周〕游覽，有圖書子史充棟溢杼以資其誦讀，有金石彝鼎法書名畫以博其見聞，有春花秋月名香佳茗以陶寫其神情。煙雲月露，鶯花魚鳥，攬結吞吐於毫素行墨之間，聲而為詩歌，繪而為圖畫，經營揮灑，匠心獨妙。<sup>108</sup>

沈周生活於明中葉宣德至正德年間，早生於牧齋一百五十餘載。在牧齋的形容中，沈周的世界有佳山水、圖書子史、金石彝鼎、法書名畫、春花秋月、名香佳茗，而其「聲而為詩歌，繪而為圖畫」，也就是此中的美好世界與其高超技藝互涵互攝、互為體用、自然流露的產物。<sup>109</sup>沈周歿後百餘年間，牧齋認為吳中此一文化傳統如一

〔上接頁86〕

仲、蔡九達之後二十餘年，而元朗繼之。元朗清詞麗句，未逮二公，然文以修謹自勵，蔡以豁刻見譏，而元朗風流豪爽，為時人所歎羨，二公殆弗如也。元朗集累萬言，皇甫子循〔汧〕為敘，又有《何氏語林》、《四友齋叢說》行於世。」(頁450-51)

<sup>105</sup> 《初學集》，卷七〈飲酒七首〉其五(崇禎二年〔1629〕之作)，頁207。

<sup>106</sup> 《有學集》，卷四九〈題杜蒼略自評詩文〉，頁1594。

<sup>107</sup> 牧齋「世運」之為義，可參拙著：《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頁58-66。

<sup>108</sup> 《初學集》，卷四十，頁1077。牧齋此文後署「崇禎甲申春月」，而明亡於本年春三月十九日。

<sup>109</sup> 上引牧齋《小傳》沈周傳亦云：「先生既以畫擅名一代，片楮匹練，流傳遍天下，而一時鉅公勝流，則皆推挹其詩文：謂以詩餘發為圖繪，而畫不能掩其詩者，李賓之〔東陽〕、吳原博〔寬〕也；斷以為文章大家，而山水竹樹，其餘事者，楊君謙〔循吉〕也；謂其緣情隨事，因物賦形，開闔變化，神怪疊出者，王濟之〔鰲〕、文徵仲也；謂其獨醜眾流，橫絕四海，家法在放翁，而風度主浣花者，祝希哲也。」(頁290)

脈活水，流傳不絕；至其於晚明與姚叟夜論近代詞人，所傾心慕悅者，依然是沈周、文徵明一流人物，所欲召喚出來的文壇及眼中「風流」的「詞人」，並非吾人近世以來所狹窄定義的「文學界」及「作家」，而是一個更為廣博、融通，更風流儒雅的藝術及人文世界。

#### 四、結論

從本文之論述可知，牧齋於崇禎十三年七、八月間所作之〈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為其文學批評實踐之一特殊文獻，體式近傳統論詩絕句，而其評點之對象，則為近代詞人，大可視作牧齋「近代文學批評」之一斑。讀者覽之，可窺見明清之際文壇領袖錢牧齋對明中葉以降，以迄於明季崇禎朝諸多文壇人物的評價。本文梳理相關文獻，對此十六絕逐一箋釋，批郢導窾，以為後之研讀牧齋詩者之一助

牧齋此十六絕評論之對象，可歸納為：牧齋之文學導師，教其離棄復古派者；牧齋景仰之前輩詩人；吳中詩學繼承人；嘉定歸有光文脈；復古派以前之文壇領袖；復古派領袖；竟陵派領袖；公安派領袖，反竟陵派者；不屑為竟陵派詩者；風流博物之士；當代名家；當代選家，共廿餘人。牧齋自道其作詩之宗旨云：「挽回大雅還誰事，嗤點前賢豈我曹。」細味各詩，讚揚文壇「大雅」之士確為貫徹此十六絕的主軸，而「嗤點」復古、竟陵派及其追隨者卻為各詩之微意。

通讀牧齋此十六絕，復可發現其賦詠者，至少有六、七人並不以詩文擅名當世。推尋考索，知牧齋眼中的理想型「詞人」，乃非徒以文辭專門名家者。牧齋推揚之「風流」文士兼擅詩文、書畫，博學洽聞，為人則儒雅大度，落落穆穆，不隨世俯仰。由此可見，吾人考論明中葉以降的文壇及文學現象，不宜自囿於「純文學」的概念，<sup>110</sup>或僅從事於「文辭」或「文獻」式的探究，而應盡量循牧齋此中點撥的「山水、靈心、書畫、彝鼎、學問」各方面展開聯繫，舉一反三，觸類旁通，以期呈現一個更為豐富、活潑、實在的「文人／人文世界」。

<sup>110</sup> 關於「純文學」(belles-lettres)的觀念自歐美、日本輸入中國的歷程及其與現代文學史、文學批評史、學術體制的關係，可參陳廣宏：〈文學的純化——中國純文學史的興起〉，載陳廣宏：《中國文學史之成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240-69；張健：〈純文學、雜文學觀念與中國文學批評史〉，《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2期，頁80-91。

# 從「近代詞人」到「人文世界」： 錢謙益〈論近代詞人〉組詩考論

(提要)

嚴志雄

崇禎十三年(1640)秋，錢謙益(牧齋，1582–1664)作有〈姚叔祥過明發堂共論近代詞人戲作絕句十六首〉。錢氏此十六絕，興到筆到，近乎藝苑卮言，其體式近傳統論詩絕句，而其評點對象，則為「近代詞人」，乃錢氏「近代文學批評」之一特殊文獻。讀者覽之，可窺見明清之際文壇領袖錢謙益對明中葉以降，以迄於明季崇禎朝諸多文壇人物的評價。本文梳理相關文獻，對此十六絕逐一箋釋，批郢導窾，以為後之研讀牧齋詩者之一助。

依詩之內容、所涉及人物的背景，以及錢曾詩注的引導，錢氏此十六絕所評論的對象可歸納為：錢氏之文學導師，教其離棄復古派者；錢氏景仰之前輩詩人；吳中詩學繼承人；嘉定歸有光文脈；復古派以前之文壇領袖；復古派領袖；竟陵派領袖；公安派領袖，反竟陵派者；不屑為竟陵派詩者；風流博物之士；當代名家；當代選家，共廿餘人。錢氏宣稱，此十六絕有其「挽回大雅」之宗旨，都關係到「一代詞章」。細味各詩，讚揚文壇「大雅」之士確為貫徹此十六絕的主軸，而「嗤點」復古派、竟陵派及其追隨者則為各詩之微意。

細究錢氏此十六絕，復可發現其賦詠對象，至少有六、七人並非以詩文擅名當世者。推尋考索，知錢氏眼中的理想型「詞人」，乃非徒以文辭專門名家者。錢氏推揚之「風流」文士兼擅詩文、書畫，博學洽聞，為人則儒雅大度，落落穆穆，不隨世俯仰。由此可見，吾人考論明中葉以降的文壇及文學現象，不宜自囿於「純文學」的概念，或僅從事於「文辭」或「文獻」式的探究，而應盡量循錢氏點撥的「山水、靈心、書畫、彝鼎、學問」各方面展開聯繫，舉一反三，觸類旁通，以期呈現一個更為豐富、活潑、真實的「文人 / 人文世界」。

**關鍵詞：** 錢謙益 絕句十六首 近代詞人 人文世界

# From “Modern Poetry” to the “Literati Culture”: A Study of Qian Qianyi’s “Sixteen Quatrains on Modern Poets”

(Abstract)

Lawrence C. H. Yim

In late 1640, Yao Shilin (1559–?), an old writer of some fame and accomplishment, paid a visit to Qian Qianyi (1582–1664), who had immense impact on the literary world of his day. This occasioned the composition of sixteen quatrains on “modern” poets on Qian’s part. Seemingly light-hearted and in the conventional playful manner of “poems on poetry,” these poems actually revolve around major poets and often contesting poetic schools from the mid- to late Ming dynasty, and can be taken as an alternative form of literary criticism of Qian. This paper provides critical running commentaries on all these sixteen poems, which shed light on Qian’s attitudes and opinions, positive and negative, about the so-called Chaling, Archaic, Gong’an and Jingling schools of poetry, as well as recent and contemporary poets of various fame and renown.

This paper also argues that in Qian’s vision, a true poet is not one who only strives for literary excellence, but a gentleman/gentlelady who is nurtured, moulded and informed by many powers, such as natural landscape, a divine mind,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ntiques and curios, and knowledge and book-learning. Qian espouses an aesthetic which blends scholarly enthusiasm and graces of spontaneity in one’s artistic or literary expression. What emerges from the source materials of this study is a rich and multifarious literati culture and aestheticized world. It invites us to envision,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late Ming literary phenomena, a new paradigm that transcends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between literature, art, music, history, politics, sociology, etc., in their modern construction.

**Keywords:** Qian Qianyi sixteen quatrains on poetry modern poets  
literati culture